

音樂家蕭邦傳



J. Hunecker 著

李惟寧 譯

中華書局印行

CHOPIN

by

J. Hunecker



音
樂
家
蕭
邦
傳

李
惟
寧
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音樂家蕭邦傳

目次

第一章	青年時的理想·····	一
第二章	狂飆中的巴黎·····	二九
第三章	在英國蘇格蘭和伯爾拉穴斯的生活·····	六一
第四章	藝術家·····	七九

音樂家蕭邦傳

第一章 青年時的理想

厭世悲觀者兼散文詩家，古思達夫夫羅柏爾（Gustave Flaubert），逼迫青年的藝術家去度遁世隱居的生活。這樣一來，可使他們的藝術趨於激烈或走向極端。但我們的音樂家蕭邦（Chopin）之走入極端，卻是純粹屬於心靈上的，表出他精神上的痛苦和呻吟。他平日的生活中絕無冒險，殘酷，粗糙的行爲，他的悲觀不在表面上，而隱藏於內心中。我們記得莫力師麥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人生中有刺激，哭泣和呻吟，那末，人們的眼淚也就不會長流，也就不會出現了，——但是精神上的痛苦仍然存在！』蕭邦由波蘭（Poland）到法，又由瓦薩（Warsaw）跑到巴黎，便一直住下來。——最後死在巴黎，埋在柏爾拉穴斯（Père Lachaise）。他做人，他戀愛，他死。凡人間英雄的冒險事業酬報，都沒有他的份。他終生在靈魂中奮鬥。我們可享受他的音樂，也可從他的音樂中看出來這樣精神上的掙扎。他的社會經

驗雖不少，但他因爲長久的涵養，和不斷的努力，加上他個性的倔強，所以他的內心生活更是豐富。許多事件，從他的作品上，我們可以看出永久不可磨滅的痕跡——這便是他的初戀。他離開父母和家鄉的痛苦，瓦薩暴動時所受的驚怖，父親和朋友麻士斯忍斯基 (Matuszynski) 的去世，還有和桑夫人 (Madame Sand) 的決裂與失和，——這都是他生活中最大的轉機 (Crise)。其餘的瑣事都不關輕重的。蕭邦和文學家夫羅伯爾都有一種唯我獨尊和膽小的性情。蕭邦不像夫羅伯爾願作一個隱士。他却度了憂患頻仍的一生，因此他的藝術也一變而爲獨到和激烈的了。他又不像作曲家李斯特 (Liszt) 那樣去尋找戲院中的熱鬧，正同他母親似的桑夫人一樣。胡雷特力克蕭邦 (Frédéric Chopin) 是作曲家，鋼琴教師，一位抒情的天才。

最近波蘭的鋼琴家賢諾塔 (Natalie Janotha) 正討論蕭邦的生日。蕭邦是在一八〇九年三月一日生於離波蘭京城六英里的宅拉作瓦佛拉城 (Żelazowa-Wola)。但喬治桑 (George Sand) 的女婿克里新格 (Clésinger) 在蕭氏墳上所作的紀念碑，和唱歌家加塔蘭宜 (Catalani) 於一八二〇年贈他的錶相比較，又引起了許多爭辯。這錶上刻着：『加塔蘭宜夫人贈給十歲的胡雷特力克蕭邦。』蕭邦的姐姐告訴克拉

沙夫石基 (Karasowski) 他正確的生期，是在一八〇九年。蘇兒克 (Szulc)，沙問石基 (Sowinski) 和宜克斯 (Niecks) 都不反對。蘇兒克說在瓦薩聖十字教堂 (Holy Cross-Church)，蕭邦的長眠地點，寫着的日期，是一八〇九年三月二日。芬克 (Henry Fink) 稱說蕭邦一八三一年寫信給他師傅愛而斯納 (Ellner) 時，他年正二十二歲。一八七八年，李斯特告訴宜克斯說是克拿沙夫石基所作的傳記中的日期是正確的。現在我們且看看賢諾塔的說法。她說這作曲家的生日，是在一八一〇年的二月二十二號。在這年的四月二十八日，他受了洗禮，作基督徒。下面的洗禮證明書，原文係拉丁文，由芬克 (Fink) 譯出，引以爲證。據教堂中傳說蕭邦受洗禮時：『我，上面寫着的，音樂家法人宜科來蕭彭 (Nicolai Choppen) 和他的妻九斯停拿克芮參諾夫斯略 (Justina de Kiz, zanowska) 的兒子，用雙名胡雷特力克佛郎斯瓦 (Frederic Francois) 於二月二十二號敬受洗禮。教父母 (Godparents) 是音樂家格蘭伯基 (Franciscus Grembeki) 及宅拉作瓦佛拉城 (Zalazowa-Wol) 的伯爵夫人東老安那石克耳拍考蛙 (Donna Anna Skarbelowa) 』錯誤的日子，刻在蕭邦家鄉的碑上，是一八九四年十月十四日。這碑大概是由俄國作曲家米立亞把拉克來夫 (Milia Balakireff) 所建立的。賢諾塔的

父親，即是創辦瓦薩音樂院的人，告訴芬克說，這個生期同時也刻在波蘭別的石碑上。卻是蕭邦的父母，都不是音樂家。我們又知道給蕭邦名字的教母，伯爵夫人石克耳拍考蛙也不是音樂家。但是『音樂家』的名號，在那洗禮證書上寫着的，在當時或者是表示一種頌揚的性質，也未可知。再說，波蘭的牧師的說法也並不十分準確，比較還是賢諾塔可靠些。一八九六年她同我對這問題爭辯時，引出宅拉作瓦佛拉城勃洛確 (Brochów) 市教堂的神父所說的話作證。這位可敬的老人把各種記載都考慮過，以為一八一〇年為可靠，合理。但是，吳倚其基 (Wytyczka) 的蕭氏傳略與蕭氏家中的所說全不符合。這種事實直到現在還在矛盾中。賢諾塔不顧許多作者的反對，仍然堅持着她的論調。

自從宜克 (Nieck) 所著可靠的蕭邦傳記刊行後，這些小小的爭辯，也就隨之而起了！他深信他所說的是對的，并把所說的日期，還寫在注解中。關於這些愈理愈亂的糾紛，或者由於蕭邦自己的錯。因為我們都知道：藝術家，不論男女，都願將他們的年齡改小；有時借辭說忘掉了自己的生日，或是歸罪於那登記者。但我想蕭邦的家庭，決不會弄錯這件比較重要的事！如果我們追溯到蕭邦的祖先，便會發生一部分

的疑惑。他的父親，是和音樂家貝多芬 (Beethoven) 同一年（一七七〇）的八月十七日生於羅蘭 (Lorraine) 的郎錫 (Nancy) 城。有人說他有波蘭的血統。蘇耳克 (Szulc) 說他是一個波蘭貴族的兒子。這波蘭人隨從斯坦尼斯拉勒清石基國王 (Stanisla Leszcinski) 到羅蘭時，將他的原名學彭 (Szopen 或 Szop) 改作蕭邦 (Chopin)。他的兒子胡雷特力克 (Frédéric) 到巴黎時，復將他的名字學彭改作法國普遍的蕭邦了！

蕭邦的父親，由一個同鄉，給他在烟草商行找了一個事作，他得到這個機會，在一七八七年移到瓦薩去。他是當時法國高尚人士之一，受高等教育，極重視禮貌的。一七九四年，科蘇日可 (Kosciuszko) 革命發生，他也加入了衛國隊。烟草公司生意不好時，他不得不在勒辛斯基斯 (Leczyńskis) 家裏教書。他學生中的一個，名叫瑪麗 (Mary)，因受拿破崙第一的寵愛，作了二世皇帝總長瓦勒屋斯基伯爵 (Walewski) 的母親。後來宜科拉斯蕭邦 (Nicholas Chopin) 漂流到了宅拉作瓦佛拉城去，居住在斯克兒貝克 (Skarbek) 伯爵夫人的家中，教她的兒子胡雷特力克 (Frédéric) 的書。在這裏，他便認識了克芮參諾夫斯喀女士 (Justina Krzyżanowska)。這女士雖窮，但出身貴族。在一八〇六年，他和她結了婚，生了四個小孩：三女一男，男名胡雷特力克佛郎

斯瓦 (Frédéric François)

有了高雅，博學，而具波蘭政治感情的父親，又有一個極可佩服，極愛國的波蘭母親，蕭邦便成了一個聰明，活潑，愛家庭的孩子了！他體質不算如何強壯，但是也很柔弱。大概他不曾患過孩童難免的那些病症。他並不像他的作傳人所說那般蒼白，沒血色，富情感。反而很可證明他是快活，嗜娛樂，愛談諧。他父親從前很有錢，自搬到瓦薩去後，生活也頗安適。波蘭那時也很興盛，蕭邦的父親並作了瓦薩中學校的教員。所以兒女都受了文雅，高尚，樸素的薰染。蕭邦的母親是一個理想 (ideal) 的母親。據喬治桑說，這母親是蕭邦『唯一的親愛人。』但是以後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勒里亞 (Lelia) 永久總是吃醋——甚至對蕭邦過去的事情也吃起醋來。他的姊妹都很有才氣，很溫柔，總是寵愛他的。宜克斯關於他一切有趣，窮苦，困難的事件，全沒有敘述。

蕭邦的父母，都常識豐富。蕭邦很小時，便表現出來極愛音樂的天才。父母便請了一位波西米 (Bohemian) 地方的提琴家兼鋼琴教師支維宜 (A. Zywny) 來教他。蕭邦少時最早的一個朋友方坦拿 (J. Fontana)，於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

巴黎自殺；據這位自殺的朋友說，蕭邦十二歲時，智識已經很高了，所以能自己去研究他所喜歡的東西。他初次出台演奏，在一八一八年的二月二十四日。他彈了己勞維支（Gyrowetz）所作的一個競奏曲（Concerto）。這時從他致母書中可以知道他極以一條新領帶而自豪。信中有這麼一句話：『我看，當我公開演奏時，人人都很注意看我的領帶。』他的音樂天才的早成，雖然不像莫差特（Mozart）那般早，但仍是一個奇蹟。因為他具有卓越的天才，才能和許多波蘭的貴族親近。他愛文雅時髦的環境，因為能與這般人士接近，才漸漸發展了。許多貴族，如察爾多力斯基斯（Czartoryski），拉德席維爾斯（Radziwills），斯喀爾伯克斯（Skarbeks），波多基斯（Potockis），盧伯克斯（Labels），和大公爵康斯坦丁（Constantine）並他的公主羅維喀（Lowicka）都設法在生活方面幫助這個有天才的孩子。此後，愛爾斯納（J. Elsné）又教他作曲。這些課程，對他將來的成就都有很大的價值。愛氏看出他天才之所在，而加倍與以培植。他用盡心力教他，使蕭邦的個性得充分發展。蕭邦對於愛氏也極敬愛。蕭氏到巴黎時，還寫信給愛氏徵求他對於從喀兒佈蘭納（Kalbrenner）學琴一事的意見。並且蕭氏很遵從他的勸告。蕭氏曾說過：『即使是個大笨蛋，也能從支維宜（Zwiny）和

『愛爾斯納學得一些東西。』

有人說這些故事都是任何大作曲家兒時的軼事，是不足為徵的。蕭氏少時，每聽音樂，輒涕泗滂沱。而莫差特（Mozart）聽到喇叭的聲音，便會深深的感動。據說這個波蘭的孩子，還用了他勝人一籌的天才，把他父親學堂裏的一些頑童降服了，後來，又把他們釋放了。還有一段趣事，說他同一個猶太商人搗亂。他小時極其活潑，這也許對於他軟弱的身體，太過於一點了罷。他是一個極好的滑稽摹仿家。李斯特、巴爾察克（Balzac）、波加基（Bocage），及桑（Sand）都相信他可成一個頭等演員。他和他的姐姐哀迷麗亞（Emilia）合編了一本小小的喜劇。總之，他幼時雖不很出風頭，但仍無疑的是個極聰明的孩子。這由他的通信裏可以看出。因為當他們快樂的時候，表現不出什麼文學上的興趣，但寫這信的人，却張大着兩眼，看出人生，看出人間的長短來。這種特性，後來表現得更明顯，鍛煉成了他性情上一種極度的譏諷。自然這一來引起了海銀（Heine）的注意，——雖然海氏的諷刺比較是一種智慧上的技能。他的鋼琴技術，在這時已經到了獨到的境界了。他便開始作曲的技術的試驗。這個，後來成了音樂界的一個大改革。他身體很弱，他的姐姐的身體也不大好。一八

二六年，家人將姐弟兩人送到普魯士西勒西亞（Prussian Silesia）的那湖水環繞的來納士（Reinerz）去了。這一年光陰，都消磨在這個旅行，和拜訪他們的教母（God-mother）中。這位有尊號的夫人，叫做維西握羅夫斯喀（Wiesiolowska）。她是斯喀爾柏克（Fredéric Skarbek）伯爵的姐姐。（這名字和賢羅塔從前所述的不符合。）一八二七年，蕭邦離去了中學，專門研究音樂。他常到各處鄉間去聽農民的唱歌和拉琴，他願作一個國家主義的作曲家（National composer）的念頭，也萌芽了。一八二八年的秋天，他到柏林。這次的旅行，使他與社會接觸。

黑勒（Stephen Heller）在一八三〇年，看見蕭邦。他說蕭氏面無血色，身體很弱，並且同他們在瓦薩所說，蕭邦是會短命的。這時也許正當蕭邦環境最慘的時期，因為他在柏林的生活是很快樂的。總之，他的姐姐哀迷麗亞是年青時患肺病死的。當然，蕭邦將遭肺病的襲擊，是爲人所預料的。他的親戚們還時時警戒他，叫他把自己的衣服整理起來，做出點有精神的樣子來。他同瓦格納（Wagner）一樣，也有不可拘束的豪放和自然的談諧，這或者是他們要猛烈抵抗疾病的表現。瓦格納結果活到高壽，但是蕭邦因憂愁，失望，濃厚感情的攻擊，損壞，便夭折了。他毫無俗人的嗜

慾和消遣。比如說吸煙一樁事，他不但吸，反而恨煙。他的女朋友桑（Sand）在這一點，就大不相同了。據倫支（de Lenz）所說，最可悲的一件事，便是這位女士爲要吸煙，還同蕭邦爭吵起來。她叫：『胡雷特力克紙卷（用來點煙的）。』蕭邦也就唯唯而諾。黑兒先生（Philip Hale）說：一八四一年三月十五日巴兒差格（Balzac）給他的伯爵夫人杭斯喀（Hanska）寫信說：『喬治桑去年並沒離開巴黎。她住在皮加而（Pigalle）街十六號。……蕭邦總是在那裏。她除去吸點紙煙外，別無嗜好。』

我在此，不得不引牛曼（E. Newman）的『瓦格納的研究』裏的話，因爲蕭邦由厭煩和感情兩重壓迫中所受到的精神衰弱，是同瓦氏一樣。牛曼述說瓦格納的話：『很少的人，有生命的火在裏面猛烈燃着。』他年青時，似乎很快樂，有勇氣。像他這樣的人，如同海銀，宜其昔（Nietzsche），亞米而（Amiel）等，都被人們誤認，以爲他們的快樂和勇氣，是身心中的一種和諧的結果。我們如憑這些大天才的外表生活去推測，有時就會弄錯，有時會碰到些可悲的例外。這些表面的快樂，在有經驗的人看去，祇是一種神經衰弱的病態，——祇是一個頹廢的前鋒。瓦格納終身心靈的糾紛，是同蕭邦一樣的。這僅僅是一個徵兆（Symptom），並不是什麼病症；不過蕭邦的心的衰

弱，還沒有變到像瓦格納那樣的惡劣罷了。

蕭邦，在他父親的朋友亞洛基教授 (Jarocki) 的保護之下，到柏林去參觀科學會。他在那裏非常快樂。他們兩人是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由瓦薩出發，經過五天路程，便到了柏林。他看見了斯旁挺宜 (Spontini)，孟德而生 (Mendelssohn)，和宅爾特 (Zeiter)；他也聽見了並參加『亂射』 (Freischütz) 歌劇；且同許多科學家談笑風生。洪博兒 (Alexander von Humboldt) 便是科學家中的一。回國時，他們在除里蕭 (Zallichaw) 略事休息，蕭邦便臨時在鋼琴上彈出些波蘭的歌謠。他彈得這樣的迷人，街上的車子，交通也就因之停滯在一塊兒了。所有的人，都跑來聽他！這也是那些古老有趣的傳說之一。達爾諾夫斯基伯爵 (Tarnowski) 說：『蕭邦高高興興，滿腔心思——或者充滿了名望和快樂的夢想，離開了瓦薩。他在日記本內寫着，「我口袋中僅僅有二十個克若宅 (Kreuzers) 了，但是我覺得我比前幾天我遇見的那位波托克基 (Arthur Polocki) 還闊，還富。」除了這個機智的意思和談諧外，我們還看得出他安靜高興的性情。舉一個例來說，「天可讓我將我的大名——F. 蕭邦簽下，算是屬於你的朋友中之一。」他又說，「哦！我最尊貴的先生，我自己尙還不知道我當了你的知心朋友

的快感！』

這些信中的話，聽來好像是塊肉餘生記 (David Copperfield) 中的米可柏 (Micawber) 一樣，可以看出蕭邦之喜幽默。西可兒斯基 (Sikorski) 說是這小孩在教堂中彈琴，合唱，便忘掉了一切。

這兩個旅行的人，十月六日到了瓦薩。他們在波勝 (Posen) 住了幾天。拉得宅維兒王子 (Radziwill) 也住在那裏。蕭邦在那裏，還彈了琴。不論李斯特怎樣寫法，這位王子作曲家，雖然極表同情與禮貌，但在音樂教育上，從未幫助蕭邦一點。

洪麥兒 (Hummel) 和巴幹宜宜 (Paganini) 之遊瓦薩，是一八二九年的事。前者是蕭邦遇見過。後者，他很表佩服。在這年中我們可以聽到蕭氏的作品，『回憶巴幹宜宜』這曲雖未印出，據說係A大調，起初出現在『瓦薩之回音』 (Warsaw Echo Muzyczne) 的附錄中。宜克斯 (Niecks) 說他從未見過這樣一本珍奇的曲譜。怕特來夫斯基 (Paderewsky) 告訴我說他有這個曲子，并說這曲不大好，僅可當作歷史上的古蹟。我找不到許多關於波蘭詩人石老瓦基 (Julius Slowacki) 的事實。祇知他同亞倫坡 (Edgar Allan Poe) 都於一八四九年去世的。塔兒諾夫斯基 (Tarnowski) 說這位

詩人是蕭氏至友之一。我想他的詩篇總給這位作曲家一些靈感。

一八二九年七月間，蕭邦同兩個朋友來到維也納（Vienna）。他們的旅行法是老式的，這到也很快活。他們看見了該國的許多城市，看見了加立色亞（Galicia），色勒色亞上部（Upper Silesia），及莫拉維亞（Moravia）——人說這地方是波蘭的瑞士。七月三十一日，他們到了奧京。蕭邦開始初次享受那藝術的空氣和環境，生活不大像從前那般孤獨了。他那甜蜜安靜的家中生活，對他的事業，對他的藝術，未嘗不無阻礙。他在那裏爲人們所誇譽，爲家人所溺愛。自然嬌弱女性的感情，便養成了。維也納的生活，比較快活，自由，比在瓦薩也藝術化多了。他在此認識的人，個個都是藝術家。這期間中他所寫的信，充滿了談風和生活素描。信中時有譏諷怨恨的音調，但這於藝術是沒有損害的，並且表示他智慧不少。著名的克恩提納托爾（Käuntherthor），劇院的監督加倫伯爾格伯爵（Gallenberg）對他也很好。書局經理哈斯林格（Haslinger）待他也很有禮。他帶來了他所作的變奏曲（Variations on "La ci darem la mano"）。環境都很順利，尤其是他被請去開音樂會時，更覺走運了。他天性膽小，但被人勸說，便不怕了。一八二九年八月十一日他在維也納開音樂會，初次出台獻技。他在琴上

彈了他的變奏曲第二段。他的克拉可非亞克旋轉曲 (Krakowiak Rondo) 也宣佈快要演奏，但是琴譜寫得不清，無法從事，他便臨時隨便作曲彈了。這次的成功很大，聽衆鼓掌不已。他又臨時彈出波蘭小曲『其米兒』 (Chmielek) 和『白夫人』 (la Dame Blanche) 的一律調，引起大衆的熱烈歡迎。最後樂隊也加入了。雖然蕭邦演奏時的彈法不很重，——很輕巧的，但報紙對於他的批評還仍然不錯。人人稱讚他的彈法 (Style)，同時也認爲是自出心裁的 (Original)。這些批評家已經看出蕭邦的將來了，因爲當時有一位女士說：『很可惜，他的面貌和外表不甚爲人注意。』這話被蕭邦聽見了。他因爲天性異常銳敏，難受了一陣子，但是同一般波蘭人一樣，能把密祕藏匿，便設法將氣壓下去，不表示出來。

得了這個成功的鼓勵，八月十八日，他又在這個劇院中，開了一個音樂會。這回他演奏了他的克拉可非亞克 (Krakowiak) 一曲。新聞報紙還批評他作曲的天才。有一個批評說：『他平靜的彈去，沒有平常那分別藝術家和初學者 (Amateur) 的那種強烈的情感 (celan)。』他的缺點，是不注意音樂上開始的強音的表示。』當時維也納人們都讚賞而高興聽的，是那激越的強音和熱鬧大聲的鋼琴彈法。這批評家繼續